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二

烈后本紀

烈皇后周氏順天籍南直人天啟四年冊為信
王妃七年信王嗣統后正位宮中后與烈皇
帝同起藩邸一反熹宗所為宮中常服布衣
茹蔬食與先帝同尚節儉一切女紅紡織皆
身自為之崇禎甲申闖賊薄都城帝率親軍
四百餘騎抵前門疑內變欲反砲拒擊乃

從白冢縶縶遠出城上見守備單弱亟請成國
公朱純臣等問計而閣人堅拒 帝浩嘆而去
語周后曰大事去矣泣數行下宮人環泣 帝
揮去令各自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
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撫太子二王
慟哭遣之出分送外戚周田二家后自經 帝
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余何生我家左袖掩面
右揮刀斷其右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

自經繫絕父之蘇 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
妃嬪數人急走後宰門望賊勢甚盛 帝仍回
南宮登萬歲山乘龍遽去後賊從襄城伯李國
楨言以天子禮葬 烈帝烈后於天壽山田妃
之陵

石匱書曰古云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
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
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為信斯言也則可

以語吾 烈帝烈后矣 烈帝不幸以身殉社稷而烈后慷慨以身殉 烈帝自秦漢以來亡國之君所未嘗經見者也厥後叔寶麗華不出景陽之井北城婁子可入昭烈之廟龍髯鴻血猶繫人思則是古今得天下之正無過吾 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無過吾 烈皇帝於爍皇明千秋萬禩為不可幾及也已

石匱書卷第三

太子本紀

獻愍太子慈娘年十六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
李自成襲破京師烈帝后身殉社稷太子被
獲擁見李賊李賊命之跪太子罵曰我為若輩
屈耶不跪賊曰汝父焉往答曰死於壽寧宮矣
賊又問女家何以失天下答曰以誤用奸臣周
延儒等賊曰汝也明白太子引頸前曰何不速

殺我賊曰汝無罪吾不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
吾一言一不可驚我 祖宗陵寢二速以禮葬
殯我 父王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太子又
曰一班文武官吏皆不忠不義之徒明日来朝
宜盡殺之賊皆唯：留置營中四月初三日
先帝梓宮發引猶命太子出送十三日賊與吳
三桂戰敗奔歸太子得脫被獲打馬草者兩月
不知其為太子也走脫養於民家後聞三宮主

受割不死命周奎收養又命擇壻配之太子至
周奎家訪問其妹兄妹見即抱頭哭街市闕然
周奎不敢隱縛太子出獻攝政王命都督謝弘
儀收管百姓聞先帝太子尚在餽送牲牢禮
幣者甚衆攝政王恐生他變命舊講官謝陞識
認陞承旨力言不是復令宮主認之宮主見太
子淚下周奎掌其頰宮主驚走亦言不是遂發
刑部擬罪主事錢鳳覽力爭太子是真被收即

訊法吏曰易言則生不易則死鳳覽曰太子是真斷不可易竟坐誅死太子亦即遇害後數日謝陞于白日見鳳覽仆地咋舌而死

石匱書曰祖宗朝以太子監國而都不特以潛邸親政謂可諳鍊民瘼寔以南北遠靡巡方畧地萬一屬車有失則六朝遺業猶可憑河而守也毅宗蚤聽李邦華計使太子撫軍江南則暹池奮翼事猶可為亦何至狼狽若此耶况吾

太子見賊不屈自堪與北地爭烈而猥使一載
子嬰啣璧道左乃可謂昭烈之後其皆劉禪哉

石匱書卷第四

烈二王世家

永王慈炤 烈帝次子定王慈 烈帝三子崇
禎十年封未之國中 國變閩賊入城 獲二王
於宮中 猶未變服 賊令行君臣禮 二王植立不
肯 僅相對一揖 賊發偽將劉國能撫養 四月二
十三日賊與吳三桂戰 敗 踰踉西走 或見挾太
子暨二王俱去 又聞匿跡民間 未有的耗 弘光

謚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先是甲申冬
有男子祝髮為僧法號大悲自稱先帝子定王
詣南都水西門小民王二家跌坐命王二疾報
兵馬司肅駕乘迎車開詔都督蔡忠往勸男子
見忠辭益倨傲曰凡百官乘宜以禮見忠為屈
膝曲致詔意男子坐馬入有旨戎政趙之龍錦
衣衛掌堂官馮可宗與蔡忠會訊中軍都督府
男子傲曰皇帝難倣非我所欲今欲中興而庸

庸弗任舉弘光忌諱數節昌言之且曰此何時
乃欲以荒淫坐致太平乎我聞潞王賢明人心
依向諸大臣宜獎成讓德不然恐不能長據此
座復牽引錢謙益王鐸二大臣責以此事訊者
以其所供上聞弘光復命九卿科道官會訊都
城隍廟事不果真或曰此有感時政激失心而
出此者尋正法于市丁亥復有所謂定王者走
浙於潛癸未進士俞文淵家文淵歲之深處而

孫召山澤諸殘校起曰此真先帝遺肉前此百萬欲為之死不可得今乃當面失之因詫為龍鳳之姿反誇神應諸狀遠近頗欲就義而為其仇人告變地方官四出搜捕所為定王者是日姚志卓營中獲免文淵兄弟子侄共九人一日遇害辛卯十一月又有奸人出首定王于南直某寺中為僧供是甲戌進士路邁所匿定王出見清官南向席地坐云吾高皇帝獲元太孫

買的里八剌俱待以不死今事已大定我心灰
死但願出世為僧清主豈有反不見容之理語
音慷慨地方官遞送至京併逮路邊抄洗其家
傳聞于十二月廿四日定王遇害又言定王至
山東路上有壯士十八騎破檻車扶定王上馬
奔逸而去不知所之

石遺書曰國變後四海人民之望太子二王不
翅鷗旦之求明矣乃王子明之任南都使人欲

認不能欲哭不敢是何生之不振邪因想當年
蜀僧歸骨建文諸舊臣日請下獄而吳亮痛哭
平以身殉而終不敢明言其一種鯁噎不平之
氣與今日吳耶否邪

石匱書卷第五

明末五王世家 有總論

我明自靖難之後待宗室其制愈嚴愈刻在諸王之中樂善好書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飲醇酒近婦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當其一出藩封兩長史一承奉如古之三監王不得縱恣自為而一藩宗祿出於本郡太守故見太守如見嚴師畏友得其和顏悅色便屬異數而本郡

不日耳
鄉紳亦畏之如虎受其欺凌不敢與校所屬宗
人不許其擅離境外有住居鄉村者雖百里之
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畫卯一期不到即拘墩鎖
下審理所定罪議罰故宗室之人大畧皆幸災
樂禍國家稍有變故無不懷時日盡喪予及
汝偕亡之願矣甲申北變之後諸王遷播但得
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
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

暮楚朝秦見一二文官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
弁便倚作郭李唐王麓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
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黃道周瞿式耜
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
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一
不可得之數也余故以我朝得天下之正無過
太祖失天下之正無過 思宗崇禎甲申三月
便是明亡而卒各 先帝不繫子嬰之組不入

景陽之井身死社稷決烈光明四海之內無不
痛心疾首思與先帝同日死者作文於此獲
麟絕筆豈不圓成我大明之天下以正始以正
終轟烈可與日月爭光而後乃綴附弘光
癡如劉禪淫過隋暘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
型阮大鍼為之掀翻鐵索一年之內貪財好殺
嗜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
之思塗抹殆盡余故以五王之事蹟仍散見於

各藩之世家而若夫成敗之始末遷播之方隅
羈縻之歲月擁戴之臣工則未之詳也為作明
末五王世家

福王世家 馬士英阮大鍼立於南京年號弘光

福世子由松福王常洵長子也獻賊避闖賊入
蜀蹂躪河南城破福王殉難世子逃出附潞王
舟至淮安寓清江浦編戶杜家世子為人佻儇
輕狂無藩王態度淮安人不加禮貌甲申北變

南都諸大老議立新主阮大鍼深恨東林欲報復之與馬士英謀曰東林黨人恨入骨髓不殺盡東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與東林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為天子則東林人必殺盡乃已士英曰誰與東林為世仇者大鍼曰向幸福王未出藩封為東林人所排擠催逼妖書棍擊種種誣陷貴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正大位必報復舊仇則東林可殺也士英曰團

變之後桂惠瑞三王未有消耗而福世子又非
人望所歸如何得立大鉞曰南都兵柄在君掌
握第以軍中欲立福王以此為辭人皆箝口矣
士英曰非君智囊孰能辦此于是集朝中文武
公侯鉅卿大老備鹵簿迎福世子於淮甸及至
南京即欲正位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言今當草
昧名位未定暫受監國以是正理于是暫稱監
國不踰旬日即朝賀稱尊改元弘光以馬士英

為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尚書事兵部尚書史
可法等陞遷有差起王鐸姜曰廣與錢謙益等
入內閣辦事祁彪佳以巡撫出守蘇松常鎮北
京破各鎮統兵官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
皆擁兵南下高傑先至欲寄家眷於揚州百姓
閉門抗拒殺傷多人朝命史可法以閣部至揚
分汛立營安插四鎮事平之後即以可法坐鎮
淮揚以為北門鎖鑰馬士英在朝即劾薦阮大

鉞有旨賜冠帶召對平糶諸朝臣交章劾之留
中不省大鉞以沿江要害備陳入告遂以操江
部院委任大鉞大鉞進疏請以六等定罪察核
北京拔降闖賊諸臣遂逮周銓周鍾項煜光時
亨等置之重辟決不待時朝臣股栗為時無幾
高傑以偽皇后童氏送至南京弘光不認下獄
論死又無幾有偽太子王子明事命內外諸臣
及曾任東宮講官者嚴加識認諸臣以其應對

舛錯皆斥為假冒獨問官刑部主事錢鳳覽上
疏力爭謂看驗皆實上怒下獄法吏諷之曰苟
易汝言則生矣鳳覽抵死爭之堅不可易竟坐
誅死而王子明坐死待決清南伯黃得功飛疏
奏曰太子真固不可殺假亦不可殺若真則諸
奸趣承阿附皆無實言若假則留置獄中事久
論定俟東宮確有下落殺之未遲如若糊糝妄
殺本鎮提兵到闕必盡誅殺吾半信半疑之太

子者慎之毋忽王子明得留繫獄中不敢即殺
馬士英以夙憾遣緹騎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澍以寧南伯左良玉兵勢殺緹騎即發檄詆士
英之奸邪提兵向闕以除君側之惡士英大懼
悉發南都精銳屯蕪湖復命靖南伯黃得功
移鎮蕪湖截關死守以禦左兵此時清兵南下
淮揚告急馬士英但以堵截蕪湖為第一急務
史可法羽檄星馳置之不理揚州一失門戶盡

毀南京一路如入無人馬士英携家口輜重歎
兒舞女潛遁江南弘光力追士英不及悞走蕪
湖遂投靖南營內是時弘光既遁南都百姓擁
太子王之明出獄畀居大內途遇王鐸群起毆
之曰是主殺先帝皇太子者奮拳毒毆徧體
受傷鬚髮盡落忻城伯趙之龍拘繫去收之獄
中乃得免死清王子到教匪營天壇百官朝見
之明含壁出降坐之席次九王子責弘光無道

貪位滅親欲安殺太子自罹天誅無所逃死花
馬劉率先降清詭言逃至蕪湖與得功合兵以
圖恢復得功信之方命連絡浮橋與之叙話而
得功裨將田雄潛發一矢中得功咽喉得功拔
矢歎曰吾部下小子如此不可為矣遂拔刀自
刎田雄縛弘光同花馬劉獻俘南京時政炎暑
弘光向忻城怕索一蚊帳不可得解至燕京看
守太醫院逢節日賜宴一席弘光暢飲極樂隨

賜之弦勒令自盡

石匱書曰我朝天下不亡於正德應亡於天啓
若我先帝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
厲焦勞其奈有君無臣社鼠城狐共亡其國定
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孱王天道至此顛
倒極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萬
姓悲思漢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萬一者
也余故於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曆

僅列世家不入本紀此則痛思先帝真同鵠
泣世有罪我竊附麟書

唐王世家黃道可鄭鴻遠立於福建年號隆武

唐王聿鍵為唐定王第七世孫襲封也先是崇
禎間賊四誑王愛之丁丑上書請特奉勅收諸
峒義勇以靖亂廷議以為非所當言從謀叛例
發南京高牆王在禁蓋讀書博極今古走筆數
千言如是八年所著書盈丈性剴執推誠人樂

為用甲申國變出高墻乙酉南都復陷王抱憤
南走遇戶部郎中蘇觀生于嘉禾觀生說以大
計宜稱尊號以收人心圖恢復會鄭鴻逵師潰
鎮江以所部潛歸閩便護王行于是尚書黃道
周等率諸臣勸進以閏六月之一日行監國禮
遂於次月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駐蹕福州稱行
在改福州府為天興府首下登極分封親征三
詔皆出自御筆遠近捧讀無不流涕願為效死

羣臣進爵有差以原任大學士何吾驛為首輔
拜觀生為大學士開儲賢館而以封疆勦叛盡
委三鄭皆封侯復設蘭臺館特開鄉試又覆試
得一百數十人御定葉瓚為元封介弟聿鎮為
唐王先是魯王以海避難台州亦於七月受起
義諸臣之請監紹興當清戰力而靖江王傲擅
弄兵繫巡撫瞿式耜以總兵楊國威為先鋒上
命兩廣總制丁魁楚討平之更立靖江王亨默

而封寇楚平粵伯尋殺知縣朱健之棄城者令
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尺一詔書下魯魯文武
咸以勢當敵不宜內自閔且魯未有大號而唐
以叔父尊祚父未有子可以監國為後合力以
禦清兵開詔便而閣部熊汝霖及國舅張國俊
中書謝龍震數人又以唐魯皆我高皇帝初
分封支等閩僻安瀝大未嘗以一矢相助乘厄
而欲下之不可以為名且唐何忍撤蔽臣自露

于清吾寧獨瘁以聽天之所與不開詔便適唐
鎮鄭芝龍密表于魯願釋唐而私馳驅魯識者
曰彼私於魯何必不私於清二唐者不可信而
監國誤聽之擊案曰有如言開詔者與衆棄之
遂令道臣王紹美沈綵往與叔父平而江上文
武則大率密表潛稱臣於八閩矣丙戌三月閩
令御史陸清源賚餉三萬兩犒江上諸師猝為
馬士英中軍張體元所劫殺清源復遣諸科部

未嘗水營師總之不以聞監國而監國亦故不知也諸文武頗以一家事恐外唐勢必前後躡而唐乃盡取魯溫台之粟以官郡邑江上師不下二十萬遂巡飢五月不戰潰先是閩京尚講門戶閣臣黃道周素與鄭芝龍不協每事牴牾於是諸臣文章論芝龍逗遛以附道周而道周論事固執不能善用鄭氏閣臣觀生力勸上出師贛州以信天下科臣金堡至請上訪漢高皇

帝故事自稱使者單騎走賴揚萬軍并勅諸路
並進不省乃芝龍果與清約俟擠魯錢江當盡
撤嶺上以待固不欲帝出且挾以自重閣部道
周同定自侯鄭鴻遠師出婺源鴻遠不進道周
以二十餘騎前導被執至南京死之而兵科給
事中張家玉同永勝伯鄭彩師出杉關向江右
甫解撫州之圍輒入關自保上不得已移蹕延
平以示車駕且旦發閣臣觀生領諸下兵先出

南安以聲慰贛州時總兵黃志忠獨治戰艦三百餘號令游擊羅明為先鋒順流下清牽纜縱焚之明大敗贛竟無援清既走魯且跨仙霞嶺如無人下浦城八月清兵將至延平上乃微服走汀州為清鎮李成棟所逐遂遇害上無子弟唐王聿鎮走廣州廣州立之國號紹武甫四十餘日城破見害上才長於文辭恭己儉約如常布內無妃媵止皇后曹氏相隨每有大事輒商

之不設監寺嘗呼內庭便衣冠與羣臣語爾汝
如家人特好古今典略開蘭臺館命禮部尚書
曹學佺主之修先帝實錄所賜姓朱成功鄭
芝龍子也芝龍降清成功獨不從斷洛陽橋稱
兵以拒父兵出沒海上

石匱書曰唐王任意竟行未免受鹵莽決裂之
報當其請纓禦賊則徑自出境流離入閩則徑
自稱尊敵未臨城則徑自逃竄登極三詔徒自

誇張毫無寔際則所籌皆紙上空言所行則蒙
皮豹質欲以羈縻天下恢復皇圖蓋斷不能
者也是以在閩之日亦受制強藩幾同漢獻稱
制之後欲併吞魯地妄效祖龍中途受縛國破
家亡則何所極救哉唐王多讀書史倘見北地
王傳自應媿死矣

附唐王聿鎮傳顧元鏡王應華立於廣東年號

紹武

唐王聿鎮隆武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聿鎮為
唐王主唐祀丙戌閩敗王浮海至東粵十月桂
王已監國瑞州大學士蘇觀生素不能于平粵
伯丁魁楚遂擬尊王以抗桂於是倡言唐介弟
宜立與布政使顧元鏡及鄉官侍郎王應華吏
部郎中關捷先等以十一月之朔請王監國使
主事陳邦彥奉箋觀肇慶未返五之日輒稱尊
號改元紹武羣臣朝賀以軍國專任觀生及邦

彥奉諭示觀生觀生不省于是起拜主事簡知
遇為兵部戎政尚書王應華為右僉都御史督
所撫石徐鄭諸姓水師與肇慶之師戰三水肇
慶敗績殺其巡撫林佳鼎及監軍長四敷總兵
龍倫王冲厚無所裁觀生潔清寡遠略元鏡捷
先時以推立功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侍郎章
息無數濫及不率而號令不出四門諸豪健閉
圍傲未服清撫督修養甲及鎮將李成棟自閩

下潮惠率開門降隨用兩府符印偽郵廣州報
清騎不至以解其疑觀生頓信之十二月望王
方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未畢俄報清兵
至觀生曰潮方奉啓頗安此妄言為賊間惑衆
斬之三報斬三人則清李成棟以十七騎斬東
門入或告觀生北花山義峇就撫未觀生喜須
史清兵滿塞道王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
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逃至復間走洛里為

邏者所得時宿衛可萬人變起倉卒不及呼而
市民猶執梨椎清騎二人雜髮令下不如令數
百人皆見殺嬖女以貞自殺不可數于是大學
士元鏡獨先繳印露頂諭居民稱逆藩授首百
姓安枕云、是日殉難為大學士蘇觀生太僕
卿霍子衡一家九人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
司行人梁萬壽各有傳十八日凡諸王之附居
廣州者皆見害於演武場而唐王獨拘繫東察

院清使人饋酒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地下竟不食因逼令自盡

石匱書曰死一君復立一君踐祚繼統視為兒戲亦如文天祥所謂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叢爾須臾所不計也蓋王既殂衛王繼立蘇觀生得其死所以了生平則之已矣若以成敗利鈍責脩觀生是猶責文天祥以燕館徒生責張世傑以崖山空死也設身處

地亦復奈何

桂王世家丁魁楚瞿式耜立於肇慶年號永曆

永明王由榔桂王第四子也 神宗五子恭昌

嗣立福王常洵封河南桂惠瑞三王同日出封

桂國于楚之衡州癸未賊張獻忠懼闖自成之

逼南走遂陷武昌故輔賀逢聖死之賊自長沙

岳州取路入蜀時桂惠二王并避難梧州桂王

薨于梧王長子早夭三子安仁王由援亦夭四

子由柳初封永明王永明有弟二人未封嘗陷賊營獻忠逼之朝且擬易己姓官之一曰張龍一曰張虎二人不肯拜大罵見害丙戌九月閩敗尋贛州亦不守兩廣總制丁魁楚及廣東巡撫王化澄陞任廣州知府嚴起恒都指揮使馬吉祥等檄廣西巡撫瞿式耜率諸臣箋請永明詣肇慶于十月之十日午刻先行監國禮聞廣州蘇觀生等奉唐王稱尊即於十一月之十有

八日即皇帝位受羣臣朝賀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尊嫡母張生母王并皇太后冊封王妃為皇后諸臣進爵有差上譙仁潭大丰姿冲遠時使給事中彭耀通情于廣州唐殺耀而遣兵部侍郎湯來賀致書犖慶且曰謀為上和次之戰最下矣上不報而因唐使陳邦彥袖勅觀生監軍道林佳鼎總兵龍倫輕與廣州戰全軍沒會廣州為清兵所襲十二月之十八日上釋犖

慶走粵西清鎮李成棟迨至峽江適巡撫瞿式
耜方練兵峽江壁壘望駕得保桂林已而峽江
戰敗清兵益進元年丁亥二月之望上復釋桂
林奔全州而式耜與叅將焦璉留守桂林時平
樂陽朔等處皆望風降清：收我叛卒合攻桂
林衆寡不敵城且破璉獨巷戰勝清清兵退去
城全詔加式耜吏兵二部尚書封臨桂伯封璉
為新興侯時總兵劉承胤者號鉄棍駐武岡州

迎澤上至武岡倉皇有周老者以布衣為日進
膳上頗甘之承胤挾勢驕蹇政事傍落督師何
騰蛟露章劾之請移澤不果久之承胤將劫駕
降清皇太后藏密詔于麪餠中馳賜騰蛟騰蛟
救至上出走承胤叛歸清以清躡駕武岡陷
兵部侍郎傅作霖吏部郎中侯偉死之都御史
朱壽圖吏部郎中李若星為亂兵所殺幸斗門
陳將軍與清接戰上得離武岡幾為所及從靖

州愨南寧依征蠻將軍陳邦傳封邦傳慶國公
邦傳復驕蹇抗制二年戊子皇子生清金聲桓
及正于南昌未幾李成棟亦反正于廣州詔封
聲桓豫國公成棟惠國公已清陳友龍反正于
靖州郝可久反正于潮州成棟恭表迎駕八月
上詣端州成棟提兵踰嶺攻贛州不利退走信
豐渡河沈水卒中權杜永和總其軍追者至與
仗大敗時死於亂軍者為兵部侍郎張調鼎監

軍道姚生文等四人詔封成棟養子元胤為南陽伯扈駕而使杜永和督守廣州三年己丑清使平南王尚可法定南王耿仲明合攻東粵冬十二月清兵至南韶總兵羅成耀弃城走清順流而下諸城不固朝議出師三水撓兵以便駕行四年庚寅正月十有七日帝釋肇慶西奔而以李元胤留守二月上至梧州永和守廣州力清不得入時伯張月總陸師總兵吳文敏

統水師連與清戰皆勝迄十閱月為仲冬之二
日力竭城陷永和與大將李明忠張月吳文敏
等航海保瓊州總兵楊有光淡水卒獨總兵范
承恩被執降清未幾肇慶亦陷李元胤見執于
欽州死之久之杜永和亦以瓊州降乃是月之
五日廣西各陷先是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廣
西王令大鎮馬蛟別路入先破平樂總兵朱昱
如柘戰不克殺妻子自剄而有德自提大兵抵

桂林留守瞿式耜初與開國公趙應選衛國公
胡一清等同填桂林適二鎮并移屯柳州式耜
單不可守翰林院侍讀兼兵部侍郎張同敞知
桂林必敗泗水入城與式耜共難及城破咸賦
詩從容就死靖江王與世子亦被執見害上釋
梧州歷潯州慶國公陳邦傳半道間起欲劫上
為功於清上猝以宮眷先去邦傳竄皇嫂安仁
王妃劫百官眷屬及貲囊盡而上踉蹌頗又為

交趾境上人所攔邦傳疾通清兵逼駕交趾釋
駕而與清仗上得從容保南寧邦傳遂叛殺新
興侯焦璉降清時秦王可望使人護帝于南寧
先是獻忠之器蜀也盜尊號設官屬頗自制丁
亥清發奮王以兵攻之獻忠中箭死其部養子
十人皆冒張姓四人孫可望等功多輒偽自稱
王以拒清發奮王終不能有其地可望為平東
王王集為撫南王劉文秀為定北王李定國為

安西王時劉文秀守蜀城戰勝吳三桂于敘州
而可望與安西窺雲南撫南早卒裨將馮雙鯉
統其軍獻忠既下雲南以沐天波為中軍定國
頗為所制時聞桂藩正位肇慶移潭桂林己丑
可望以兵出富州令其侍郎楊畏知尚書龔彝
致書桂林不稱臣不奉年號署平東王字號書
中以合師勦寇為名意在請封陳邦傳方駐南
寧怯可望請封秦王閣臣嚴起恒等十三人力

爭謂可望從賊大亂所由始且未建尺寸功倔
強如故不可許邦傳竟擅作偽勅封可望為秦
王意以恃可望即得罪無慮勅中有云朕將率
天下臣民尊禮如古仲父秦王總統天下兵馬
錢糧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體統行事仍偽
鑄秦王印以給之可望亦知出邦傳不真故令
禮部膳黃始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
謝仍布告雲貴楚粵諸勳鎮朝廷不敢問至兵

駐貴州遣總兵郝九儀等即南寧護駕實欲借以警衆自大此時朝廷尚有朋黨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蒙正發禮部侍郎劉湘容好彈射不顧情面舉朝憚之目以為五虎後上奪于群議以彭年掌案久反正有功免議而四臣皆下獄堡與時魁皆戍而餘俱徒可望所遣九儀驕恣居數月忽稱秦王令旨清君側十三人及內官意

賈啣沮封故事也上不得已曰朕寔未知之九
儀乃擅使人伺閣臣起恒方刺舟拜容擊之落
水死禮部尚書郭之奇逃兵部侍郎楊昂和吏
科都給事中劉堯珍及科臣吳霖張載述皆見
殺內監張福祿全為國皆凌遲而兵科金堡以
先得罪遣免帝內悼者數日冬十月清有德以
兵破柳州趙應元胡一清棄城走合保南寧清
乘勝攻南寧急上釋去清追之距三十里而近

忽烈風起摧林木房屋人不能正立追者疑不
進上得所為土司安龍所者以其名善改為安
龍府居焉安龍無險上居此再鳳凰見土兵畏
不敢犯于是可望至土司將入朝擁二百甲士
從中懷測測上傳諭曰可望來意朕已悉知今日
晡矣須明日明日可望入局從中亂不知所云
成禮而出嘆曰吾見此公未免氣盡嘗請國寶
至其府上曰姑與令中書捧至可望猝索觀中

書曰必齋戒設壇而後觀寶可望色變曰如是乎中書懼退而自縊死明日可望遽觀寶忽雷震殿角如欲臨其首者可望驚使人護還之時安西李定國方征緬及小西天資其糧仗未及扈駕六年壬辰可望出師勅李定國率鄂國公馬進忠等戰清黃沙大勝之殺清將李養性等壁大榕江與清有德復戰嚴關時清將李蝦頭發夫會定國裨將砲發而斃有德勢大促_退保

桂林七月之二日定國圍桂林有德親登城觀
營見近城嶺高兩旂矗知定國據險危舉止失
措定國用象陣以象攻城門。開有德遽殺其
妻舉火焚亦自剄定國俘其母子以歸獲叛將
陳邦傳父剝其皮為寢具於是平樂南樂等處
傳檄定有德梟將線國安全節等皆警退去而
清守梧將士亦登舟東去八月定國進攻楚馮
雙鯉頗前軍已至湘潭十一月清發謹親王以

兵援楚過洞庭雙鯉畏避入可望軍而定國戰
衡州敗績走竹山謹親王追之定國軍逆射洞
王喉而死清師敗軍中得遺盔始知之清法王
死一軍無生者多羅貝勒定遠大將軍鼓其餘
衆力禦定國定國釋衡州退武岡保永州時桂
林聞定國退去藩臣蔣先達鎮將徐天祐臬臣
徐定國咸棄城走久之清不至定國復入守之
清線團安城安空復陷可望以定國失事具罪之

定國不敢歸七年甲午定國銳師間道疾馳東
粵直抵肇慶襲清遠清堅壁以老之定國完師
退而可望方撤安龍烟火數百里上幾定國至
乃免定國復拔平樂退南隘復攻桂林中軍文
武材築火于地方欲崩城而誤藥發自焚國安
乘勢進擊定國復保南隘八年乙未可望使人
召定國定國疑必不應可望遣馮雙鯉以兵三
千名曰助戰寔陰圖之也定國知其意走潯州

將渡湖馮師進進及定國曰汝等棹以效死我明
果不失初意從我入粵東功不朽必欲相逼定
國先自沉以明無他衆感泣遂以三千人為先
鋒疾下清高雷廉三府分兵三道一令天威營
攻肇慶清守堅不破一令義胡營攻高明擒郭
虎而親率兵攻新會困數月城垂陷者數城中
人相食樂盡適清兵援者至且即休兩王力請
即出定國後定國師老氣情且內顧恐可望

石叢書

卷

桂王世家

五

有變中疑一戰敗歸清兵追至南寧定國一夜
開門走即安龍與百官奉上殫間道直走雲南
即可望居故黔南府為宮殿戒備已寧可望知
之以兵反戰定國不勝可望兵益散走武岡進
封定國為晉王屯貴州設安寨以扼清兵十年
丁酉清突入貴州定國不戰棄去盡以其民入
雲南而令大將漳平伯周全湯固南寧墜戶墉
十一年戊戌可望憤失權陰竊定南孔之子庭

訓降清降表猶尊明主但欲控大國以報仇清
受其降故不令督師復出而他遣明將軍營雲
南遂陰通于可望所最親為內間開門納清兵
定國不及戰以上脫走清于己亥三月之二日
入城屠六日乃已

石匱書曰甲申北變之後遂有唐魯楚起於閩
浙而此時遂有諺曰唐楚魯糖醋酒甜酸苦魯
不移時而三藩皆滅而自兩粵流移相持日久

石 日 考 考
無過永曆而總記永曆所盤礴之處席不暇煖
又即遷移守不多時又即旋失困苦流離亦已
極矣然聞其多蓄常侍流配諫官犯顏直諫毫
無二心如金堡者亦遭斥逐他可知矣迨後走
徧天涯仍為俘馘欲如海外魯王考旋正命不
可得已為之三歎

魯王世家 張國維朱大典立於浙東年號魯監國

魯王以海魯王乾山弟也乾山殉難魯王襲封

甲申北變魯王遷播至越疏請安置台州乙酉
清兵至武林魯王於是年六月至紹興監國書
江死守一年江上兵散遂棄紹興走依張名振
于石浦已而聞事大壞唐王走汀州不返鄭彩
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詣彩且曰隆
武一家好為之彩乃扶監國復起恢復建寧興化
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因省圍壘破而清以其督
陳錦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園亦解是時沈宸荃

劉沂春吳鍾繼朱永佑李向中同張名振阮俊
危監國抗至舟山舟山為黃斌卿汎地請曰主
誠即次則可恐久居接壤寧波與清兵近恐不
安衆疑斌卿為唐不與魯勢必不利監國於是
平西將軍王朝先與蕩胡侯阮俊且將私起攻
斌卿奪其地安監國監國為勅勸諭之令毋內
自殘語極溫斌卿感泣方拜勅倒地而朝先已
使人伺間舉刀陷斌卿背離其體矣監國心傷

之不言遂以叅將府作行宮進張肯堂同沈宸
荃皆大學士初熊汝霖以閣部危駕為鄭彩所
劫隨拜錢肅樂為大學士肅樂病卒瑯琪山繼
以馬思理為病卒而拜宸荃沂春二人時沂春
子苦請沂春去監國故沂春而肯堂者以唐都
察院左都兼吏兵二部尚書加少保奉命督斌
卿西征之師唐敗留舟山監國心憐斌卿乃特
相肯堂與宸荃同事以朱永佑為吏部尚書吳

鍾鑿為禮刑二部尚書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
尚書孫嘉績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蕩胡侯阮
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是後
邊海郡縣咸弄兵送應舟山暗出粟接濟蘇松
寧紹等處郭外一二里清不及問至居民歲兩
輸不怨辛卯清乃大舉治艦分三路入海一從
吳淞一從台温一正出定海閩監國以八月之
朔親出視師而又祭海巖以待戰十七日清兵

出定海阮俊令水師江天保以四水据迎擊敗
清沉其十三舟擄十餘人斷其右臂而歸之曰
俾知我王師之不殺也俊易清以為不復出定
海而分其勁師應南北二路誠半月可復還協
城守俊自當定海之衝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
天大霧迷咫尺不能辨不意其猝接阮俊傍哨
舟兵少不能戰急呼奮所坐最大居壓之而風
止船不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桅之毫

髮唯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船其法最捷一連
砲四五一發水中一手擲火桶之發無不立
焚時清兵盡裹俊踞不敢上俊乃手舉火桶倉
猝觸清桅激及入俊舟俊急躍水以解清兵爭
鉤起之蓋犯火以水淬之無生者俊被縛瞪目
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廿有一日也於是清兵
直薄城下城中守禦力破傷清卒千人相持十
日為九月之朔清布雲梯襍進城上以烏鎗的

取之無不立倒投火焚雲梯清兵退次日乃去
城六五里埋大砲十二門環發初以裸婦厭之
不甚中久之西門崩城丈餘急築板塞之復陷
數丈城中火藥不繼遂陷時水師之禦吳松得
勝歸方擬協力而勢不及矣定西侯張名振扶
監國南泛宮嬪不及從初張后既失所張國柱
以獻於清隨有張妃陳妃侍監國生世子二長
三歲弘次二歲弘棟二妃與宮眷十餘人抱

二孤投井一內官失其名觀宮人入井盡而自
扼其傍大學士張肯堂守北門同一妾投繯雪
交亭先一日門人蘇兆人依肯堂園亭自縊死
肯堂降四揖因自題絕命詞二首有傳與後人青
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之句遂舉火焚其家人
二十餘口名振家東門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
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焚其幕下士顧心復南
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大學士沈宸荃先與同

官李長祥不合掛冠走舟山鄉僻不見害礼刑
二部吳鍾巒服酒不死乃冠帶拜文廟投繯死
吏部尚書朱永佑被執清勸之降永佑曰肯降
不俟今日語不擇音脇間先洞一掣然後砍其
首去家人不逃伺間收其屍塋舟山兵部侍郎
李向中亦被執清帥曰李兵部高誼歸我可得
復理舟師向中不肯毒罵見害家口俱繫至杭
其門人某為捐重資贖回通政司叅議鄭遵儉

遵謙從兄也被執不屈死兵部職方司郎中李
開國紹興人亦以諸生起時以公務出外念母
追入城與母俱自縊禮部主事董玄亦以越諸
生起先一日自縊家人救甦次日城陷潛走學
宮與鍾巒同義又刑部主事林瑛福建人兵科
給事中董志寧寧波人皆以諸生起同縊學宮
又溫人林偉遠以儒士起義其鄉事敗脫走舟
山失記其官名縊學宮劉世勛丁丑武進士為

掛印安洋將軍城守時身被數箭城陷自剄于
諸生炳歷官兵部主事不屈見殺家人俱自焚
死張自揚定西名振之兄為屯田總鎮不屈見
殺又總鎮馬恭台州人任城守督戰力城陷圍
門焚死百姓皆忠義無一室不自焚或持梨于
道清曰棄梨活汝必迎刃衝數武自盡死餘不
及盡記獨戶部尚書孫嘉績先以病死其子延
齡降清皆歸里

石匱書曰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著龜寔意虛心人嚮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聞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䟽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盪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

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附楚將軍華堞傳

楚王護國將軍華堞字用章讀書審大義性慈
愷以至誠與人凡偽進肝膈亦涕泣從之宗禎
中流賊張獻忠破陷楚地狼藉郡縣官兵不振
華堞叩闕上疏自請聯絡山峇義勇身先擊賊
詔授宣諭將軍北都陷與楚通城王盛激東避
吳之洞庭乙酉南都失守蘇松次第開門降華

堞間道走杭謁潞藩說以城守之計曰我太祖
高皇帝廓清之功度越前代德澤深美二百八
十未厭也大王呂大國之遺作屏皇家休戚共
之而國祚憫記至于此撫膺北睇何以為生今
以大王之賢遠近所共聞天下絕智殊力方將
憑附以勤其効死之義周之子孫能無矐然嘉
湖為武林門戶水陸呼吸可通金陵而背負錢
江以為險阻宋人半壁亦嘗有年而况閩粵滇

蜀延袤萬里猶吾故物大王誠檄下三吳與父
老並奮選將塞旂勿謂中興絕業非大王指顧
事也念先帝勞苦國事卒以身殉海內必有懷
思而起者而吾支姓萬億既屬公事敢不同心
吾見大王朝秉鉞而夕馬蚤從耳失今不為時
事一去萬世不姓朱矣他日求尺寸地為死所
豈可得哉王不省顧以不擾民全城為義華堦
又曰理有大小務有緩急今日之事不宜以殺

人為諱以取譽為能當顧其大者急者矣屠妻
子任盜賊猶當為之持踵而泣媢人之義也非
所望於大王時陳洪乾久為清間艤舟北關外
以待清兵力說王無戰封府庫藉戶口北出郊
迎便王因曰公休矣余匪其才此百姓之心已
不可任吾誰與為之華堞作色曰忠義雖性成
在乎鼓舞之而已朱家子孫謝勿力彼何望而
不跂向他氏果提三尺劍誓與國俱亡存即存

弱可遣此誰非衣食吾祖者哉王曰兵弱矣糗
饋且何從吾為此不失為知幾華堞嗚咽曰勤
大義者成敗非可逆料今總兵方國安所部數
萬屯御教場而鄭鴻達潰卒尚可呼集發布政
司存金亦占鹽運司所貯即不足貸商錢歛急
公猶可支數月之用此五營舊額出東義皆徙
又召募良人當一日至線索在手控縱間耳毋
以兵食阻大計語久王意倦終不悟華堞出嘆

曰王不觀古事有諸王以其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有可為之執願自棄以國仇何足與論事拂袖起裂冠帶擲地下易縑麻誓曰不復中原以此見先帝旁觀者皆為涕泣王果降清至北都見害閏六月各郡鄉鄙不約一日稱兵與清逆大江以南不下數千部有王教主起海寧鎮數百人最先指武林七東門三十里外華堞潛出迎之下拜公等為江南反戈第一二祖列宗

之靈式憑之矣及教主夜襲城孤無援次日輒
壞華堞聞之撫手曰嗟乎吾必以其衆也而寡
失之時通城王盛激兵起湖州華堞往共事恢
復郡縣旋復失之華堞戰不利單身走江東聞
徽州初陷金聲溫璜死之清守不固華堞至徽
鼓創殘戰恢復諸縣鄭遵謙欲稱制王之不果
久之諸縣旋復陷魯王監國紹興華堞入謁詔
以原銜出督浙直陸師華堞招賢碩募勇士以

忠節感人故慕從者衆久之為監國諸臣所忌
十月錢馮諸部咸議令從各割兵就其節制進
浙西出敵背項奉華堞為盟主已移屯瓜瀝御
史陳潛夫疏上止之華堞復還蕭山尋封新安
王華堞不拜唐藩稱帝閩中馳勅封華堞為楚
王亦不拜曰臣無功無以王為明年六月清兵
渡錢塘華堞亡走長興山中欲復有所為不果
清兵跡之憤自剄於北芥山石磴之上至今猶有

血跡存者蓋縑麻如故

石匱書曰楚王見人簷布麻衣惟有慟哭蓋欲效申包胥之以淚存國此其意也柰孤掌獨拍不能成聲及見勁敵束手無措怒螳撓轍逐鵲爭巢亦何益哉但其聳湧潞王語：碩畫此時一失後不及為存其議論亦見平林白水尚之有人事之無成蓋天数也